

476533

临猗文史资料

第七辑

临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三月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王雨春

副主任：史自强

委 员：孙经华 王随生 雷朴才 宁新杰 秦德武
令狐华如 范为藩 毕庭佑 刘宇侠

临猗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顾 问：史自强

主 编：王随生

副主编：梁向荣 刘宇侠

临猗文史资料 第七期

目 录

● 抗日战史 ●

- 日本侵略军侵占临猗县记略……………史自强 杜 孝 (1)
- 眉阳战役的回忆……………陈一安 (18)
- 英勇善战的“百零二团”……………一 丁 (22)
- 古渡之战……………吴子厚 (27)
- 北胡村之战……………秦化民 范良忱 (30)
- 孙吉之战……………相庶哉 严克孝 丁汉青 (32)
- 陶唐之战……………姚荐青 (35)
- 陆喜营之战……………于凤岗 (37)

● 国共和作 ●

- 临猗牺盟会的工作概况……………一 丁 (39)
- 抗日战争时期的牺盟会临晋县分会……………籍汝山 (49)

● 文教史实 ●

- 临猗人民坚决抵制日军的奴化教育……………一 丁 (51)
- 回忆猗氏县抗日救亡运动片断……………景才瑞 (53)
- 坚决抵制侵略者奴化教育的民革一高……………黄文灿 (56)

- 哺育革命青年的摇篮——鼎新小学……………樊印才（59）
- 临晋中学的建立和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文艺
 宣传活动……………荆世华（61）
- 解放战争时期的临猗县群众文化活动纪略
 ……………王随生 雷璞才（65）
- 抗日战争中的一个地下图书室……………李思俊（70）
- 《抗日三字经》和它的遭遇……………毕庭佑（74）
- 妄图亡我中华的毒化政策……………丁（76）
- 毒雾笼罩下的董家庄……………令狐毕如（81）
- 侵略者毒化政策下的杜路娃……………杜逸安（83）

亲历革命史

- 回忆护送李先念首长的经过
 ……………郭克敏口述 范为洁整理（86）
- 在进军大西北的日子里
 ……………梁胜娃口述 梁向荣整理（89）

产业工运史

- 猗氏县的贫民工厂……………丁 荆起炎（92）
- 我在贫民工厂当童工……………史宏斌（97）

人物春秋

- 刘盟训传略……………夏廷瑚（106）

邨坡居士史祖武……………**夏廷翔**(109)

民俗考证

春节前后习俗考据及演变……………王随生(111)

旧志新说

猗顿与猗氏及其姓氏臆测……………张省三(128)

石家庄的魏徵墓……………丁(130)

文史新作

《神州姓氏考》简介……………令狐毕如(131)

后 记……………编者(132)

日本侵略军侵占临猗县记略

史自强 杜孝整理

（一）

临猗县位于晋南平原，在抗日战争时期，分临晋、猗氏两县为治。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他征服全中国的狂妄计划，在卢沟桥发动了侵略战争。11月8日，太原弃守，临汾、运城告急，撤退在临汾的山西省的阎锡山政权机关和所属部队，又都纷纷奔向吕梁山南端的乡宁、吉县等地。他们所到之处，一片兵慌马乱。“亡国论”象幽灵似的在那里游荡，日军的飞机又频繁地侦察、轰炸，这一切都预兆着一场灾难性的浩劫就要到来。

临晋、猗氏城里的居民首先骚乱起来。富有者过黄河逃往西安，商人把货物转移到远离县城的农村，绝大部分居民也都疏散到了四乡。株守未离者只有少数农民和为商号看守门户的店员。

在一片骚乱声中，牺盟会的人员和由牺盟会推荐经阎锡山委任为猗氏县长的张天蔚同志却机智沉着，夜以继日地组织城乡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工作，把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组成抗日武装队伍，一面空室清野，一面守土待敌。

(二)

1938年2月，临汾、运城相继沦陷。运城为晋南重镇，日军据此即可与入侵豫北之日军相呼应，又可进窥关中。猗氏与运城接壤，又必然首当其冲。3月4日，县政府与地方抗日武装在县长张天珩同志的指挥下主动撤离县城，准备在孤山一带游击日本侵略军，6日，伪军五百余人由运城窜来，猗氏县城沦陷，经过空室清野，仅留一座空城，日军无所获，继续西犯。9日，临晋县城不守。日军再向北侵扰荣河、万泉后复返运城。

日军铁蹄践踏了猗氏、临晋的大地。

(三)

1938年4月，我牺盟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经过与顽固势力斗争之后，已有较大发展，并在猗氏县的焦家营一带建立起根据地。此期间，我抗日游击队曾与东渡抗日之177师紧密配合，向日军作过多次进攻，把日军压缩在运城城内，既有力地配合了台儿庄会战，又保卫了群众的夏收。

此时，猗氏、临晋等县城仍在我控制中。

台儿庄会战结束后，日军增兵运城。5月间，日军的飞机轰炸了猗氏和临晋县城。在猗氏城内扔炸弹三枚，一枚在女高校门外（现县委院西南角），居民荆杰三之妻被炸死，一枚在北街（现酒餐馆附近），大通长商号一马姓店员被炸死，一枚在东街天华楼附近。

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使人们理智地意识到，日军将再次

来犯。

当时，猗氏县城驻有西北军177师一个团，由高旅长指挥。为了袭击敌人的后方，所有地方抗日游击队都转移城外。县长张天府和少数干部留在城内领导群众修筑工事，协军备战。四个城门均用数千条麻袋装土压闭，严阵以待。

7月14日，即古历6月17日，下午，日军三百余人配备野炮多门由运城窜来，驻在城东门外约一里远的神后堡，并派骑兵在东城门附近侦察。据当时在火神庙为我军修筑工事的于风岗（猗氏王家庄人）说，他目击有三个日军的侦察兵被我城上守军击毙。侵略者先付出了代价。

激烈的战斗开始了，日军轮番向东城门进攻，均被我军击退。

为了轰开城门，日军在当日黄昏时派了一名士兵携带大量炸药对东城门进行爆破。巨响之后，城门扇虽被炸毁，但压在城门洞里的麻袋仍严实未动。

入夜，枪声停止了。铜墙铁壁的猗氏城仍巍然屹立。

15日拂晓，日军在东城门外的泰山庙舞台两旁和城东南外的土将台周围，组成了犄角形的火力点，用密集的炮火向东城墙倾泻了大量的炮弹。上午10时左右，东城门南侧的城墙被轰开了一个豁口，敌军蜂涌般的冲进了城。我守军伤亡虽然严重，但仍与日军在前街（东街）和附近几条巷道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战。喊杀之声风闻十余里。经过将近三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到下午四时左右，日军才把他的太阳旗插在东城门楼上，并从东、南、北三面向西城门围逼。零星战斗虽然仍在进行，但终因敌众我寡，兵力悬殊，张天府县长和一些零散守军及群众多人，在西城墙上悬绳突围，

有的同志在突围的战斗中牺牲。

猗氏县城再次陷落。

战斗结束后，日军在东城门洞外，为那个爆破东城门而死去了的**名叫佐藤**的士兵，立了“纪念碑”，并把战斗中被我击毙的官兵尸体集中在东门外的火神庙内（现变压器厂双职工宿舍所在地）泼油火化，蒸发出的焦臭气味，呛人发呕，日军侵占猗氏县城又一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日军一连数日在城内逐门搜查。此时，城内绝大部分居民早已逃往他乡，只剩下一些妇孺和病人。对这些手无寸铁的人，日军也不放过野蛮的屠杀和侮辱。兴教坊常满金的妻因在产期未能逃走，被日军拉出去击毙在巷道，婴儿在血泊中哭啼，后虽被人救出，但不数日即死去。另一妇女染病在床，被数名日军轮奸，后成痼疾。还有一名妇女在柴草堆中被搜出，被日军的中队长因在军营中供他们发泄兽性，长达半年之久。

临猗人民记下了侵略者的第一笔血债。

（四）

日军侵占猗氏县城后，于7月20日，即古历6月23日，集结日、伪军二千余人，妄图再占临晋县城，攻吴王渡口，进犯陕西。

其时，通往临晋中途的眉阳镇，驻有东渡抗日的陕西省警备第三旅一个营三百余人，营长是谢祥和。

眉阳镇地属猗氏，但却是临晋的屏障。谢营长和我地方干部决心死守阵地，重创来敌。

我猗氏游击队第九中队在中队长黄文灿的率领下，奉命

进驻眉阳配合作战，正在挺进中。

7月20日拂晓，日军在卫村、祁任、智光等村，从东北到西南，对眉阳形成半圆形的大包围，并在四门野炮的掩护下逐渐缩小包围圈。

战斗在敌众我寡、武器又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展开了，谢营长指挥全镇军民沉着抵抗，击退了日军多次疯狂的进攻。至下午二时，眉阳镇仍在我军坚守中。

当日下午三时开始，日军以密集的炮火把眉阳城东南角的城墙轰开了一个缺口，野兽般的日军一涌冲来，巷战开始了，灭绝人性的敌军使用了窒息性的毒瓦斯，许多军民中毒倒下，但我军民斗志坚强，愈战愈勇。农民张寅寅，在战斗中用乾元堂药铺的顶门杠和日军搏斗了一个多小时，为了避免群众作无谓的牺牲，谢营长说服群众向北撤离。谢营长随即指挥一部分人登上屋顶，掩护部队由大街向北巷撤退，在天地庙前与敌遭遇，异常激烈的肉搏战展开了。我方人人仇恨满腔，个个奋勇当先，日军遗尸累累，我谢营战士也几乎全部壮烈牺牲。仅城西北角张茂祥的打麦场上，当时就有二十七名我军战士牺牲在这里。由天地庙到张家巷，到处有我军遗弃的在肉搏中用弯了的刺刀和打坏了的枪托。

黄昏时分，战斗已接近尾声，谢营长指挥着十数八名战士，且退且战，由西门的旁边突出重围，继续拼搏终因弹尽援绝，壮烈牺牲在眉阳城外西北角一棵皂角树下。四十七年过去了，但每年的农历6月23日，仍有人来到这里烧钱化纸悼念谢营长，悼念为保卫眉阳而捐躯的战士。

在这次战斗中，我抗日游击队第九中队，虽然在挺进到眉阳东北数里的阁头村时，因战斗已经开始，未能进驻眉

阳，但却在峨眉岭上的坡沿地带掩护群众安全撤退，并以强大的火力向进攻眉阳东堡的敌人猛射，吸引了日军的炮火，减轻了日军对谢营的威胁，这就使谢营将士能予日军以更多的杀伤。接着，又由沟坡地带转移至眉阳东南方向的平原地区，在日军的侧后方袭击敌人，使敌顾此失彼，有力地支援了谢营战士。

由陕西归来揭竿而起的西智光的陈义安同志，当时也组织了一支短小精干的抗日部队，在眉阳外围和第九中队配合行动。陈义安亲自率领八名战士组成尖刀班，计划冲入眉阳与谢营长取得联系，在白堂、眉阳之间与日军遭遇，展开了白刃战，我三名战士在交战中牺牲，一名负重伤的战士也在转移到北景村后牺牲。

傍晚，玉石俱碎，眉阳沦陷。

在复兴海杂货店附近，日军官兵的尸体，堆积如山，这一带的市房也尽被日军拆毁，所有木料都被堆在日军的尸体上点燃，化为灰烬。

敌酋在火光中发出了狂吠，说眉阳之战“大大的不够本”。

眉阳之战，是我军民用鲜血和生命共同谱写的一首悲壮的史诗。

日军在占领了眉阳之后，穷凶极恶的本性毕露无遗，他们嗜杀成性，我三十多名伤员和村民贾孟如、任逢经、张寅寅、王长工等二十余人被用刺刀戳死，村民张科俊是被刺以后唯一的幸存者，他项上被刺的伤疤是日军罪行的铁证。

眉阳陷落，临晋县城失去屏障，驻军177师的一个营，因四外已无援可待，即主动撤向北张。

7月23日，日军侵占了临晋县城。

(五)

日军在侵占了猗氏、临晋两座县城以后，为了对我抗日军民进行残酷的镇压和对我资源进行贪婪的掠夺，即着手建立了伪政权。

先搞宣抚班，后建新民会；先建维持会，后改县公署；先组织皇协军，后扩编为警备队，这是日军建立伪政权的过程。前者是它的雏型，后者是它的固定形式。

新民会，是日军的政治宣传机构，也是它的特务组织，日军通过它声嘶力竭地叫喊要“中日亲善”、“建立东亚新秩序”、“建立东亚共荣圈”，妄图以强盗哲学来欺骗群众，麻醉群众，以掩盖其豺狼成性的帝国主义本质。它的情报组织一直延伸到基层，每个居民村都有它的细胞——情报员，刺探和侦察我抗日军民的活动情况，临晋的西五姓、猗氏的赵家庄、龙王庙庄，就是因为这些村里的情报员对我抗日军民的活动“知情不报”被纵火烧毁的，新民会作为日军的政治机构，对县上的各系统的各单位有弹劾监督作用，临晋有个伪县长就是由于新民会的弹劾，先被撤职，后遭监禁的，猗氏新民会的日军顾问是太田次郎，临晋的顾问是奈户山。

日军利用人们的传统观念，混淆视听，伪县政府（也叫县公署）的建制完全采用了我国旧政权的模式，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个科和一个司法股，顾名思义，各有职能，唯建设科及其所属的劳供会（也叫劳动局）成了征夫抓丁，鱼肉乡民，被视为最有“油水”

的部门，所谓建设，其实质是掠夺与破坏。

县下设区，区是县的派出机构，直接统治到农村。猗氏、临晋各有五个区。

每个农村都有村长，当时的村长，随时都有挨打和丧生的可能，事很难办。有办事能力的人怕危险不敢干。为了适应这个形势，各村都设有真、假两个村长，真村长拿权办事，假村长出头露面，支应日军，假村长都是村民用高身价雇来的。

在此期间，曾任猗氏县长的有张静心、张遂，在临晋任县长的有曹致寰等人。

警备队也叫保安队，它的前身是皇协军，是地方性的武装，直属日军指挥，县设大队、中队、小队，相当于军队的营、连、排，其主要任务是配合日军，不时对我抗日军民进行“扫荡”和“讨伐”。1939年以后，日军用“以点控制面”的毒辣办法，在四乡、在交通要道处，筑碉堡建据点，群众叫它是“炮楼”。碉堡四周挖有堑壕，壕上架有吊桥。每个据点都驻有一个小队的兵力，军事要地的碉堡，如临晋的吴王渡、猗氏县城西关的炮楼则完全由日军驻守。当时的猗氏县境有牛杜、眉阳、百里店、西张白、楚侯、郭村、罗村、梁家庄、北景等九个据点，临晋县境有吴王、潘西、七级、夹马口、北辛、城西、大巍山、北马等八个据点。士兵多系农村被征拔的壮丁，有一部分是被迫或被抓进去的，也有极其少数是自己钻进去的，猗氏警备大队下属五个中队，大队长是孙珍（东北人），临晋下属八个中队，大队长是梁栋林（河北人）。

警察所，也叫警察局，从建制上看，它是县政府的一个

下属单位，实际上是自成体系的一个最有权力的独立单位。警察局设有警务、保安、警法、特务、经济等五个科，并拥有武装力量。凡是设区的地方都有警察分所，群众叫它是“卡子”，每个分所各驻有一个班的武装警察。

警察所是日军政权的“执法”机关，它秉承日军头目的旨意办事，实际上它们是无所不为，为所欲为的。它可以没有任何“理由”地敲诈、勒索、迫害任何一个无辜群众，是插在人民胸膛上的一把钢刀。其中个别人已经完全灭绝人性，杀人成癖。临晋就有这样一个杀人“能手”，他杀人可以有“金钱吊葫芦”、“元宝滚下来”等十几种“花样”和“名堂”。猗氏也有这样一个人，被我抗日军民处决后，日军还为他在西城门洞立了一个“纪念碑”。

合作社是日军对群众敲骨吸髓的经济掠夺单位，运城盛产的硝盐，当时却成了禁物，群众只能食用以土法炼制的又涩又苦的硝盐。火柴要凭证配给，古代击石取火的方法又普遍地盛行一时，机制布匹绝迹了，土布和棉花都不准上市，煤油成了琼浆玉液，到了晚上，群众的一切活动只能“黑摸”，食糖和群众绝了缘。生产力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日军所需的一切，都按地亩摊派负担，土地成了害，没人要，卖主只有向买主“倒贴”才推得出手，而买土地的人都是些不得不饮鸩止渴的贫苦农民，唯一的工业——贫民工厂也倒闭了，市场上的一切物资都由合作社一家垄断。猗氏城内战前有商号一百一十家，在日军占领期间，只剩下三四十家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已成了十足的殖民地经济。

(六)

日伪政权机构，是日本帝国主义精心设计和配备起来的一套完整的机器，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极其凶狠毒辣的法西斯暴力机关。

日军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这套机器，在警备队，在新民会，在警察所，在合作社都各有一个日本人当顾问，作太上皇。此外，每个县另有一名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独裁者，也叫顾问。猗氏县的是太田次郎，临晋县的是长古川。

猗氏、临晋两县都驻有日军，临晋是联队所在地，联队长叫泽田，隶属于驻运城的祝田部队，猗氏是一个队，隶属于临晋的联队。日军的军营叫“红部”，临晋的“红部”在原蒲坂中学旧址，猗氏的在王（用宾）家院（即现在城关信用社所在地）。“红部”是任何“高贵”的华人都不能涉足其内的。“红部”的敌酋是部队的指挥者，也是日伪政权的决策人。

日伪政权是地地道道的军国主义在中国的翻版和发展。

日伪政权之所以能使日军得心应手，还在于它“选拔”和豢养了一批忠实走狗。他们是日伪政权的栋梁，是中华民族的先类。猗氏县长张静心，警备大队长孙珍，临晋警备大队长梁栋林，都是随着日军的铁蹄踏进临猗的。这些人，在日军面前是奴颜婢膝的奴才，在群众面前却成了穷凶极恶的“英雄”，他们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

(七)

野蛮、惨暴是一切侵略者的本性，是法西斯分子歇斯底

里心理状态的具体反映，日本侵略军在临猗的滔天罪行是罄竹难书的。

为了彻底绞杀我抗日军民的活动和抵抗，日军在广大城乡先后五次进行了“强化治安”。每次的内容尽管不同，但屠杀中国人民却是它的唯一目的。1942年5月，日军和阎锡山在安平会议以后，日军又用以打诱降的办法，在汾南进行了第五次“强化治安”，这次日军要打击的重点是有文化的念书人。1942年12月8日，即古历11月初一日拂晓，运城的日本宪兵和猗氏、临晋两县城内的日、伪军倾巢出动，并出动了三十辆大卡车，上午在猗氏的坡下，下午转移到坡上，逐村照事先调查好的名单进行搜捕，这一天就抓了六、七百人，在运城西街的梁家院，被日本宪兵逐人脱光衣服，轮番拷打审讯，有的被反臂绑吊在屋梁上，有的被倒吊在井里，单十一月初二这一天就有七人在审讯中被打死，更多的是在夜间叫出去审讯以后被杀害了。

日军占领期间的临晋、猗氏大地，已经成了人间地狱，到处都有杀人的魔窟，猗氏南阳姚村北的古寺庙驻有日本的宪兵队，被送进去的“中国兵”无一生还，寺里的一眼深井被遇害人的尸体填满了，临晋泰山庙的井被填满以后，日军在坑西的沟里又开辟了一个屠杀场，这里经常暴尸累累，野狗成群，这些狗吃尸成性，见了活人也啮牙裂嘴，狂吠不已。这个被群众称作万人坑的地方，成了路断人稀，人迹罕至的“阴司”。一九四二年冬第五次“强化治安”当中，一次就在这里杀了十三个人。城东村的王周茂是被杀的第十三个人，他是从魔窟唯一生还的一个人，因为提刀的日军刽子手疲乏无力，他的头未被杀掉就被蹬进了沟里，他颈上的刀

痕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罪行的又一铁证。在临晋城外有一个枯井，是日军的地下狱牢，樊家营的齐秀成，许家窑的许志顺就都被关禁在这里。人们一次就从这个地牢里搬出四十多具尸体，临晋北关有日军的一个射击靶场，有五十多人被日军用作活靶子被杀害了。在临晋的吴王村，日军把躲在地窖里的二十八人全部烧死，一个叫狗兰的全家十三口人，全死于此，还有给日军送饭的群众二十多人，也都被绑在树上，用刺刀戳死。

被仰面绑在板凳上，用冷水、肥皂水、辣椒水从口里浇灌和被军犬咬过的人就更难以数计了。

人民的浩劫，野兽的乐园，是殖民地一词的真确含义。

“火化”是日寇“三光”政策之一，猗氏的焦家营、马家窑、赵家卓都是被日军纵火烧毁成了废墟的，赵家卓五条大巷，被烧毁了四条，四百多间房子被烧毁了三三百三十多间，全村五百多口人就有四百多口人因房屋被烧无家可归。当时，群众颠沛流离、啼饥号寒的悲惨景象是难以言状的。

奴化教育的实施，毒化政策的推行，是日军妄图灭文、灭种的阴谋所在。猗氏第一高小的校址，是郇阳书院的旧址（现崇相西学校所在地）始建于清朝的乾隆年间，其建筑规模和建筑艺术都是颇有保护价值的，被日军拆毁无遗。临晋的蒲坂中学是河东一带颇有盛名的好学校，被日军占作军营。上里村的宏严寺，里寺村的灵严寺，猗氏城北的龙严寺都是唐、宋的古建筑，这些闪耀着中华民族文化光辉的文物古迹，或被拆，或被烧，片瓦不存。

猗氏，临晋战前各有高小五所，被日寇摧残的仅留一所，他们还对小学教师进行集训，强制教学日语，强制推行